

才子佳人、烟雨水乡，历朝历代文人的作品，尤其是古诗词，培植了一个美丽、富饶的文化—地理概念“江南”。在中国近现代史上，江南更是孕育了数不清的卓越人物，比如绍兴的周氏兄弟、无锡的钱钟书、常州的周有光……近十来年，以乌镇、周庄、同里等为代表的江南水乡旅游兴起，更是让很多人对江南有了近距离的认识。不过，像《鹊桥仙》这样一部展现江南人现实生活样态、精神风貌的小说，依然是罕见的、宝贵的。

《鹊桥仙》说不尽江南旧事

作家萧耳谱写一曲少年“归去来”



深夜，夜航船川流不息，在运河上亮起点点渔火。河上幽微，有光闪烁

一部“气息绵长”的小说

《鹊桥仙》是杭州作家萧耳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，首发《收获》长篇小说2021春卷。小说追忆运河边的大码头——江南古镇“栖镇”的纷纭往事。男孩和女孩在小镇长大，又纷纷离开故地远游，人到中年的回归，一场场的婚礼和葬礼，一次次的相聚又分离，以至于小说家路内在为《鹊桥仙》作的序文中提到，这是一部“气息绵长”的小说。

萧耳是江南女子。“栖镇”的原型是她的家乡浙江杭州塘栖古镇——曾经被评为江南十大古镇之首。讲江南故事，离不开水。萧耳生于运河边、长于运河边，在她

的笔下，江南文明的底色就存在于“栖镇”这样的江南古镇，无论盛衰与荣辱，它始终在那里，存一息之脉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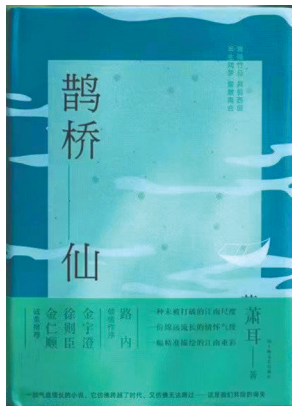
《鹊桥仙》作为一部江南小说，在细节中也让读者感受到深厚的江南文脉。书中多处可见，一位普通少年或者寻常人家，很自然地“捧着一套《红楼梦》看”，或者病中翻读《花间集》。小说中的主角之一“何易从”是一个江南小镇版贾宝玉，成年之后漂洋过海。从小爱古诗词，远在国外他乡也不改初心。萧耳认为，何易从其实并不少见，他正是这种江南尺度之上的人格和人性一个样态。

给读者打开一幅江南重彩图

萧耳的《鹊桥仙》得到同行的赞誉，金宇澄称之为“给读者打开一幅精准的江南重彩图”。同样也是在运河边长大的作家徐则臣则直言“几年前萧耳和我说过她的运河生活和小说。聊运河时我就羡慕，她比我更切近也更长久地生活在运河边，有一肚子运河掌故，运河在她的表述里活色生香。现在，《鹊桥仙》来了，读后不仅羡慕，简直要嫉妒了。运河在她的小说里，水溶于水般地弥漫于小说，自然且丰沛地流进了人物的命运和历史变迁。”

在书中收入的一篇与《收获》编辑吴越对谈的文章“青梅，夜船，丝绵被——《鹊桥仙》的物质史”中，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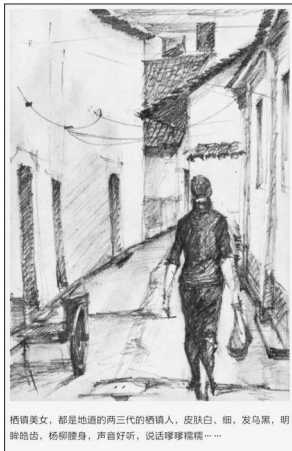
耳曾这么形容自己少年时代家乡的模样：“一般市民住的房子，有墙有院，一年四季花开不同，搭着葡萄架，供着小盆景，家家户户一个大水缸，蓄着干净雨水；闲时人们听评弹、越剧、沪剧、锡剧，茶馆书场天天开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前，生活也不是很富足，但鱼米之乡，鱼虾蟹日常有得吃。此地出名的物产有枇杷甘蔗青梅。一个小酒盅里放一颗青梅，甜汤渍着，三分钱，吃到嘴里酸酸甜甜，现在想起来还口舌生津。”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航运文明的衰落，萧耳少年时代的故乡也开始起了变化。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小镇，走向远方。



《鹊桥仙》



萧耳在故乡塘栖(1998年)



书中插图



萧耳

对话 萧耳：我知道江南的表里及褶皱

谈及《鹊桥仙》，萧耳曾说：“这是我这些年来最重要的，也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作品”。日前，封面新闻记者采访了她。

只有在人生盛年才能完成《鹊桥仙》

封面新闻：我读过你的文化随笔《樱花乱》《锦灰堆 美人计》，印象深刻。长篇小说《鹊桥仙》这个作品对你应该是非常特别的。从小说里能看得出，你自己青春少年时代的生活经验，有真实的少年朋友的影子。在写作过程中，很多细节应该是随手拈来的。

萧耳：确实。《鹊桥仙》不能早一步，不能晚一步，只有在我人生的盛年才能写这一部（其实我这个人很晚熟），我担心太老了可能还原不出书中《少年游》部分那种飞扬的少年气了。我很早心里就知道，作为一个作家，我必须完成这一部，它最早叫《河边书》，很直接的名字。这一部之后，还有一部长篇姐妹篇，比《鹊桥仙》会更开阔，更泥沙俱下，野里野气，因为是写《鹊桥仙》里同时代的栖镇下里巴人的。到现在为止，我梦里的家永远都是年少时河边的老屋。我知道江南的表是如何，里是如何，褶皱是如何的，它们自然而然就流到了我的文字里去了。在这本关于江南水乡的书里，我最大的自信是准确。小说里的地名都是实写，正好致敬一下我特别喜欢的乔伊斯的《尤利西斯》。

封面新闻：小说中的语言有一些是吴语方言，显得很地道。也有一些词让我想起了金宇澄《繁花》里的腔调和气息。比如“不响”这个词很妙。在写作中，你怎么处理方言词与书面语之间的关系？

萧耳：这个小说里，很多场景、人物都跟栖镇有关，此地根深蒂固的日常语言就是所谓的“吴侬软语”。吴语方言地域，人们讲话有自己的腔调、语调，我希望跟小说的节奏能够暗合上，所以尝试着用了一些方言。就语言来说，我听到的反应也是两极分化的。很多读者喜欢这个味道，也有读者说我做作，有些读者说看不懂，我无法迎合所有人的趣味，只是写自己想写的。

封面新闻：在书的后记中，你与吴越的对谈中提到，其实现在江南古镇的生活，随着时间、时代、科技等等因素，也在发生变化。这是不是促使你写下这部长篇小说的精神动力？

萧耳：这是一方面。催化剂应该有几个。一是老一辈那种地理位置上的优越感我记忆犹新，其实已经这么没落了，他们还觉得自己老底子如何如何，津津乐道着我们这里是江南“鱼米之乡，丝绸之府”。老底子曾阔过的身份认同感，老辈人的日常生活里，似乎也还残存了一些。他们还在坚持着一些“体面”“尊严”，这样的态度令人动容。但是他们渐渐老了，正在凋零，我父亲也快九十了。他们被迫地看一眼外

面的世界，又回到自己的小世界自得其乐。在我的这代人中，同学、发小，几乎都不在“栖镇”了，如果不特地聚，可能过年时忽然在长桥上碰到了某个老同学，彼此会有一种“长远不见”的感叹。我们跟“栖镇”的关系现在主要是因为父母辈在那里。还有现实生活中，人到中年的我们一起经历了一些“聚散离合”，因为某个事件把曾经疏离了的我们又连结在一起，于是有了重新打量共同来路的契机，我就想，由我来为两代人写这本书吧。这也是我大学毕业那年就想写的书，只是这时才知道要怎么写。

热闹过后，在夜深人静时写作

封面新闻：你的职业是一位文化记者。跟不少文学界、作家人士打交道，同时你又是一位作家。这两种身份、工作，对你来说，彼此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？

萧耳：我是先写作后成为文化记者。1993年我进入浙江日报。1999年开始写小说，2000年开始发文学刊物，2002年秋天才到了文化新闻部门工作。2003年生娃，记得2004年在《钟山》发了一个中篇小说《奶妈》后，几乎搁笔。工作、养娃桩桩都比写作重要，非常忙碌，写作只能靠边了。让我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是，我已经放弃写小说时，当时《上海文学》的副主编金宇澄老师还找到我，要发我之前投给《上海文学》的一个短篇小说，这应该是在2007年前后。我自己挺惭愧的。再后来是到2014年后，被报社派去筹办过四个刊物，此中尝遍创业的不易和艰辛，开始自我怀疑。此时孩子大了一些，我重新做了选择，工作上有了做减法的“退隐”之心，想拾回心爱的写作，特别是想重新开始写小说。从那以后我的人生就拐了一个大弯。

我自己知道，工作和写作是共生也是消耗，但职业生涯毕竟会比写作生涯结束得早得多，所以我也很珍惜，依然喜欢这样忙碌。至今为止我仍然有大量的精力花在工作上面，似乎成为了一种习惯。现在的媒体不容易做，在做记者时我是将自己放得很低的，从来不提我是作家什么的。所以到现在，很多人并不知道我是作家萧耳。明年下半年我将迎来新闻生涯三十年，我作为一个媒体人能见证这个时代也是一种幸运。

工作也锻炼了我，什么时间、环境我都可以写作，这方面神经很“粗壮”。虽然这十年来我很认真地做“春风悦读榜”的工作，但我很清楚我不是文学活动家，热闹了一场又一场，回去后还是要在夜深人静时自己把字写出来的。

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郑好 受访者供图